



大泉山上看杏花

史峰

阳高的杏儿，个大均匀，肉厚香甜，远近闻名。每年杏花盛开、杏果成熟的时候，人们纷纷前来赏花摘杏儿。一家老少，三五好友，行走在长城边、撒欢于杏林里，真是一件喜事。

今年的“阳高杏花节”在守口堡拉开帷幕，想必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非常热闹，于是，自己独辟蹊径，奔赴大泉山看杏花。

阳高种植杏儿历史悠久，品种也多，主要有京杏、大接杏、哈密杏、水蜜大金杏等十多种。目前全县以杏果为主的经济林面积已经达到20多万亩，年产杏果近4万吨，多家杏脯生产企业获得国家SC认证。杏果产业成了阳高县一项特色富民产业。

大泉山地处雁门关外，坐落于阳高县大白登镇。过去的大泉山，水源奇缺，水土流失严重，是“高山和尚头，水土遍地流，人人都发愁”的生态环境恶劣之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凤林、高进才开始共同治理这座荒山，在多年的艰苦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治理水土流失、化害为利的有效措施，由此带领当地群众拉开了治山治水的序幕……

“很高兴地看完了这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

照着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这是毛泽东主席1955年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一文加的按语。这个办法和经验，对于刚刚解放、一穷二白的国家，改变自然生态条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风沙肆意侵害、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的整个北方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和紧迫的。

阳高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首创了坡上挖“鱼鳞坑”，坑内栽树、种草，逐步完善总结出打坝、掏旱井、修水渠、挖鱼鳞坑、挖卧牛坑、打土谷坊、筑沟头坝、修水平田的“八连环工程”，后来又采取“卧条法”栽植树木，提高了成活率。面对“小老树”生长缓慢，又提出“油松上山，杨柳下沟”，中间种杏树、柠条，形成了现在的“混交林”。鱼鳞坑，就是在较陡的梁卯坡面和支离破碎的沟坡上沿等高线自上而下地挖半圆形或月牙形的坑，呈品字形排列，类似鱼鳞状。大泉山发明的“鱼鳞坑”及治山保水法，像一枚“原子弹”，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水土保持、治理山河的运动中炸响，各地领导、专家，包括陈永贵、申纪兰等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大泉山成为“新中国水土保持第一山、永不褪色的水土保持典范、黄土上的翡翠明珠，中国水保发祥地”，是全国综

合治理荒山“山上戴帽子、山坡披衣裳、山下穿鞋子”标准和模式的标杆。

凭着多年探索出的土方法和全县“山色不变、绝不下山”的决心，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阳高人硬是把丘陵起伏、沟壑纵横、童山濯濯的大泉山，变成了今天植被茂盛、绿树成荫、杏果丰硕的“花果山”，也铸就了“知难而进，穷则思变，坚韧不拔”的大泉山精神。

近年来，阳高县投入巨资，打井配套，引水上山，建蓄水池，修盘山道路，进行排污管网、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大泉山森林公园、大泉山生态水保示范区、白登河湿地公园用生态链条有机地连在一起。以绿色为品牌，以红色为文化底蕴，以杏果为经济支柱，打造成了具有晋北黄土高原特色、生态旅游典范的红色旅游区。

从桥头村跨过白登河，沿山西线向东北行进，沿途大泉山西面的半坡间杏花开得正艳，远看像一条宽宽的彩带，在大泉山这个壮汉腰间缠绵缠绕。穿行在几十里的花海长廊，张官屯、官庄、金家庄等几个村庄被杏花遮遮掩掩，连成一片，甚是壮观。在众人的惊艳和欢笑声中，汽车盘旋环绕，不知不觉地爬上大泉山。路边排列着醒目的红色标语，山上亭台楼阁，供游人休憩和眺望。

伫立山顶，放眼望去，此时的大泉山，松涛阵阵，绿色葱葱，杏花争艳，春意盎然；林间荆棘草簇，繁茂茂密；草丛里，野兔在欢快地穿行跳跃；枝头上，鸟儿发出悦耳的鸣叫。古人描写“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花花……”荒凉贫瘠的景象，被彻底改写。四月杏花雨，原野处处白。阳高大地杏花处处可见，而规模较大、最有特色的，是守口堡的杏花，因植被稀少，老树新花，绽放点缀于长城边、烽火台间，苍茫而孤艳；王官屯的杏花一马平川，一片粉黛；而眼前大泉山上的杏花，是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蕴生在松林里，镶嵌在绿色中，沟坪上、田埂边、小河畔、村院里，层层叠叠，跌宕起伏，像大山上背阴处没有融化的积雪，或是一堆堆白色的棉絮薄纱，飘挂在茂密的松林上，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白，耀眼夺目，景色别致。

“杏儿好吃树难栽，春遇风雪遭年灾。”几天的大风沙尘遮天蔽日。站立杏树前，仔细端详，庆幸的是，风沙对杏花并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花蒂稍带红晕，花瓣洁白的杏花，正在尽情开放；娇嫩、晶莹的花朵缀满枝条，花串间发出零星的绿叶嫩芽；几朵快要凋谢的花朵，根部长出小小的青果；一阵风吹过，花枝扭摆着身躯，像淳朴、羞涩的乡村少女，妩媚中透出坚韧和顽强；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芳香，沁人心脾……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愿杏花能抗过风沙，经得起“倒春寒”，在凋谢中孕育生机，结出希望的硕果。

劳动的欢歌

杨丽雨

当五月的微风吹拂开月季的笑颜
天地间唱响了劳动的欢歌
劳动如灿烂的阳光
照亮每一个前行的身影
劳动像一支神奇的画笔
抒写出山水间的诗意
劳动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人类文明的推动者
劳动是田园里的春耕秋收
劳动是餐桌上的饭菜飘香

劳动是建筑工地上的热火朝天
劳动是死神面前的争分夺秒
劳动是三尺讲台上的言传身教
劳动是科研战线上的坚持不懈
劳动也是每一个岗位上的兢兢业业
劳动是滋润万物的雨露
劳动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源泉
是从刀耕火种中走出来的圣火
是一双手到另一双传递的温情
也是唱响在天地间最欢快的歌谣

劳动畅想

孟夏

(一)

是面朝土地朝圣者一样的虔诚
是黑板前传道授业解惑的神采飞扬
是电脑键盘上手指行云流水……
每一种劳动的姿势
都以力量造型
拧得出汗水和快乐
都以勤劳构图
一笔一画出入造化
无论哪一种劳动的姿势
都与风霜雨雪相濡以沫
撑起一个民族崛起的钢铁脊梁
树起一座生命不息劳动不止的历史丰碑

(二)

劳动——

一个用汗水命名的动词
一个用光荣标记的名词
以这个词汇谱写的是一支歌
从远古的刀耕火种
穿越岁月的沧桑
一直传唱到
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这至高无上的歌
与太阳和月亮同行
唱出世界的美轮美奂
这激昂豪迈的歌
与希望和创新一起
歌颂梦想的开花结果
这支经典不朽的歌
从满腔岩浆的胸膛喊出来
从滚烫火热的五月吼出来
磅礴成一曲气势恢宏的生命交响乐

工匠精神

郭继生

国家主人翁，大器工匠才。
铁肩担重任，赤胆胸中揣。

与党同步走，为民创未来。
使命永不忘，强国我辈侪！

春戏

郭宏旺

伸伸大门旁，芍药的芭蕾
爬满一簇簇枯褐的枝干
要亮一嗓子
为这部新戏开场

辣辣草登场了
野蒿子登场了

它们与归来的鸭雁 搭起
北方初春的舞台

望着窗外
我挑出几枚青青的文字
楼下 顽童吹响了柳笛
声音中听出 柳梢的绿

我在守口堡等你

李文芳

人间四月，塞外芳菲正艳
我在千万棵杏树上
掏出数不清的花蕊等你
我不在意蜜蜂呼朋引伴的赞美
不屑十里春风的隆重逢迎
也不惊蓝天白云多情的凝视
我站在高枝上，伸长秀颈
明眸望向长城蜿蜒的尽头
等你身着汉服漫步杏林
听你腰间环佩叮当
等你举着油纸伞

在我清淡的香气里沉醉低吟
等你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
在长城脚下揽辔嚼毡盘不去
等你举着单反相机
把我的前世今生收进镜头
我在守口堡等你
你来，我婀娜地开
你不来，我婀娜地开
我都会在浩荡的春风里
以盛开的姿势等你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晨光

张成林摄

借书读的日子

熊燕

听母亲说，我对于书的兴趣从“抓周”抓到《大闹天宫》连环画开始。后来上学识了字，就越发不可收拾。

家中藏书不多，想要多看书，只能借书。

母亲是有名的“女儿控”。只要我想要的，她能找到的，她都会设法给我找来。别的母亲聚在一起，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母亲却是四处打听谁家有什么书。为了帮我多借一本书，忙完农活后，手巧的母亲给人织了一件又一件毛衣。

多年后，忆童年，我眼前浮现的画面常常是：煤油灯下，母亲一针一线地织毛衣，我一字一句地看书。有时看入迷了，刘海触到了灯火，头发迅速蜷曲，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弥漫整个空间。母亲迅速将我拉离煤油灯，将烧糊的头发揉搓几下，再仔细剪掉。但这样的“插曲”半点没影响我看书的心情。

村里看书的孩子不多，连环画很少，母亲借来的书大多是厚重的收藏本，有《封神演义》《薛仁贵征西》《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我半读半猜、囫圇吞枣。为了让我完整地看完整本书，母亲将一头飘逸的长发卖掉，给我买了《新华字典》。

我上学后，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演讲比赛。自从听了一次我的演讲后，母亲迷上了我的演讲。从此，我的看书不再是“看”，而是神情并茂地“读”，为了读中的人物更鲜活，我会捏着嗓子，扮各种角色，母亲听得前仰后合。

家里经济宽裕后，母亲更支持我多

读书，陆续给我订了《诗刊》《少年文艺》《故事会》《儿童文学》等杂志，并鼓励我自己写故事，虽然我的“成就”只是经常有作文成为范文或发表在校报上，母亲却已很是欣喜，每每和别人聊到我，满满都是自豪感。以至让我有一种感觉：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父母的骄傲。

我上高中的时候，供销社门口出现了租书的小推车。小推车上是一个封闭的玻璃柜，里面大多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也有经典著作，但不多。租金是一天一毛钱，不贵，很吸引同学，我也是其中一员。那段时间，我的零花钱大多用在了租书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大学。上大

学后，看书更方便，一张薄薄的借书卡，几万册的书随我挑选。《泰戈尔诗集》《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简·爱》《飘》……令我废寝忘食，我的读书笔记也越做越多，厚厚一大摞，跟着我从少年走到中年，从文学爱好者步入省作协。

现在，有了网络，看书更加方便，再也不用费心四处借书了。而我因为尝试写作，家中还拥有了半个书柜的样刊和自己出版的作品。

可是，我看书的热情却大不如以前，常常是一本书没看几页就被一个电话或别的什么事打断叫停。仔细回想，我真的那么忙吗？无非是那些书没有人催着还，看不看都在那里，我便心安理得地懒散起来。

想不到袁枚先生《黄生借书说》中的一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不禁汗颜。

傅雷：“求学大同”存疑考

许玮

像(其中很大部分是更晚的隋唐作品——相当于公元六—八世纪)，以及敦煌壁画等等，显然深受佛教艺术、希腊罗马及近代艺术的影响。

——1961年4月25日
敦煌壁画云岗石刻有外来因素。

——1961年6月26日晚
傅雷先生不仅是翻译家，还在书法、美术、评论等多个艺术门类都有造诣。他既然和儿子在信中提及云冈石窟，想必当年来过大同，难道是在游览了云冈石窟这样蜚声中外的历史古迹后，对石窟的造像留下深刻印象，才在信中两次提到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吗？或者真的在大同有过求学经历，也未可知。然而，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还有他们的长子傅聪均已作古，次子傅敏已86岁高龄，且一家人当年的全部书信(据傅敏1983年回忆核实，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全部信件有307封)，在特殊年代大半丢失，保存下来的，也未完全收入《傅雷家书》，该去哪里核实这段逸事呢？

2

关于傅雷先生的传记，网上能找到的并不多。在文友郝永欣的帮助下，我查阅了金梅著《傅雷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又对照

吕作用著《傅雷美术年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7月版)，才得以解开心中的疑问。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四岁时，父亲因冤狱病故，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傅雷幼年开始接触英语与算术，严苛的家塾教育，为他日后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9年，十一岁的傅雷入周浦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傅雷考取了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生活。1924年，傅雷被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其间，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生运动，并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等小说，但因为参与“闹学潮”，他被迫中断了在大同大学附中的学业。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继续深造。那年，他十八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为了安心读书，傅雷决定出国留学。当年12月30日，他告别亲友及未婚妻朱梅馥，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起程赴法。那年，他才虚二十岁。

《傅雷传》的作者金梅先生，1936年生于上海南汇，和傅雷先生是同乡，他

1
重读《傅雷家书》，心头涌动着与二十多年前做学生时初读此书不一样的感受。

众所周知，《傅雷家书》是大翻译家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写给长子傅聪和次子傅敏的数百封家信的选编，时间从1954年1月至1966年4月，跨越了傅雷先生46岁到58岁的十二个春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信件经傅敏整理后出版，甫一问世，便受到读者青睐，至今畅销不衰，已成经典。我所读的版本(三联书店，1983年6月版)，系1981年初版本的再印版，共收录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书信120封，字里行间的这份谆谆教诲和望子成龙的父母之爱，每一次阅读都令人动容。

三联书店的版本中，收录有1954年傅雷先生写给长子傅聪的信件25封，是寄出信件最多的一年，其中4月7日的信，主要内容是和傅聪谈学习外文的心得。这封信千余字，在《傅雷家书》的全部信件中，并没有特别之处，和其他书信一样，通篇流露着傅雷先生对儿子的关怀，以及他希望他努力学好外语的殷殷嘱咐。然而，我却留意到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一些。”这句话是我当年初读此书时忽略了的，甚至是没有注意到的。

《傅雷家书》出版以来，几十年间有不同的版本，选编的信件几经增补，不妥之处也有所修正。于是，我找来其他

几个版本，逐一对照，发现均收有1954年4月7日这封信，心头不觉一阵惊讶，又有些欣喜——难道，傅雷先生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塞北大同有过五年的求学经历？惊讶之余，我更多的是疑惑。傅雷先生1908年生于上海，就我个人的阅读了解，他一生除了留学、调研、观摩、开会，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沪生活，深居简出，潜心著译，怎么会来大同求学呢？我想即刻了解青年傅雷的求学经历，循着《傅雷家书》的每封信细读，探究他是否真的在大同留下青春时代的印迹，以便解开心中的疑问，而且，以傅雷先生之名，如果当年真的在大同学习过，依据这条线索，想必会找到别的更有价值的史料。

按傅雷先生信中所写，他十六岁开始“在大同改念英文”，那是1924年。查阅《大同市历史沿革简表》得知，那时的大同称“大同县”，隶属于山西省雁门道，并未听说过当时有教授英文的高等学府，循着《傅雷家书》的每封信细读，也未见他对此事再有详细记述，倒是距离此信七年后的1961年4月和6月间的两封信中，和傅聪讨论古代石刻画时，他提及了大同的云冈石窟(当时写作“云岗”)，摘录如下：

南北朝(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之石刻，如河南龙门、山西云岗之巨大塑

本馆地址：御东行政中心21、22层 | 邮编：037010 | 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 开印时间：1时 印完5时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0352-6034132 要闻部 0352-2043974 广告热线：0352-2023122 发行热线：0352-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责编 熊克芳 左壁 版式 李园